

中国20世纪日记写作教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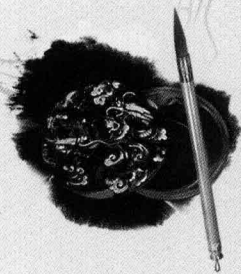
刘中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20世纪日记写作教育研究

刘中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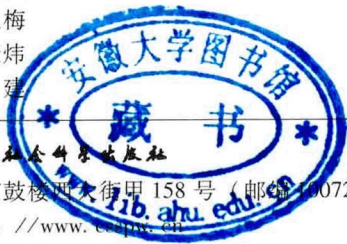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 20 世纪日记写作教育研究 / 刘中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072 - 8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日记 - 写作 - 研究 -
中国 - 20 世纪 IV. ①I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863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assp.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328 千字
定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重庆师范大学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资助出版

日札：立言之根基

——《中国 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序

潘新和

中黎说博士论文准备出版，请我作序，这在我意料之中。

他的“中国 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能写成今天这样，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我曾经对中黎写这篇论文并不看好。

不是选题不好，相反，选题很好，很值得写。平心而论，我颇赞赏中黎选题的眼光。

日札，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文体；日札写作，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写作活动；日札写作教育，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教育内容、方式。

然而，我猜想，今天的语文界、教育界多数人，未必能意识到这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一定有人会鄙夷地说：我一辈子没写过日札，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日札写作教育，在现在的语文教材中基本没有日札写作什么事，日札写作教育还能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以这么个“边缘”文体的写作教育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不是太小儿科？——我相信，在当今语文界，作这种无知质疑的，绝不只是个别人。

以语文教育为职业、专业、事业，竟不知道日札写作对造就语文人才的重要作用，不知道日札写作是历代文人基本的治学方式、生活方式，不知道这是传统语文教育、学习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学习方法，不知道我国历代教育家对日札写作教育的重视与倡导……语文教师不知道这些，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日札写作教育本应在语文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然而，正由于这种无知，导致了日札写作教育在当代语文教育中长期处于边缘性地位，几乎濒于消亡。因而，“中国 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的选题，更凸显出其“拯亡救失”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我看,语文教育缺什么,也不该缺日札写作教育。日札写作的衰亡,意味着语文教育的衰亡;日札写作的复兴,意味着语文教育的复兴。日札写作对于语文教育、人的言语生命成长的意义与价值,怎么说都不过分。

——我不看好的是该选题的相关资料储备状况。

不是缺乏资料,而是与该选题直接相关的资料较为零散、单薄、简陋,难以支撑起研究的骨架,难以给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在我的印象中,真正称得上高水准的日札写作教育教学研究的资料,较为罕见。所多的是对日札写作与日札写作教育实践的只言片语的心得、感悟。不乏日札写作经验性资料,也不乏点滴的真知灼见,缺的是翔实的日札写作教育研究的理论性资料。而且,20 世纪前期的日札写作教育实践与研究的资料较难搜集。从整体上看,以往研究水平不高。缺乏对日札写作教育实践作深入、系统思考的理论性资料。这个领域的思想积淀较为稀薄。

即“外围”资料丰富,“内核”资料贫乏;20 世纪日札写作与教育实践较为丰富,理论性成果罕见。这是该选题研究面临的“先天不足”。

基于以上考虑,我劝中黎换选题,曾给他提供了些别的思路,他只是默默地听,没什么反应。我想他大约会知难而退的。

没想到过段时间,他一下子发了 5 篇文章过来:《于思想草稿中熔巨著 从自传材料里炼华章——论胡适的日札写作教育观》、《用生命引导生命 以人格感染人格——论梁启超的日札写作教育观》、《以私人写作为旨归 从名家日札集教例——论鲁迅的日札写作教育观》、《画龙若点睛 佳境自可期——论夏丏尊、叶圣陶的语文教学体系及其日札写作教育观》、《把文学性引入日记 于记载前力求创造——论郁达夫的日记写作观》——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我感到他的“倔”,看来他没有丝毫改弦更张的意思。

有一天见面,他说还是想做这个选题,我仍觉得他没什么把握能将这个选题做好。

他从个案研究做起,这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能不承认他在研究方法上的悟性。他知道没有微观研究的积累,是不可能做好宏观研究的。他大约借鉴了我的写作、语文教育史的研究思路。——这也许会在资料积累、认知细化上有所助益,但要获得所必须的资料覆盖面与提升论文理论水平,

还是相当困难。即便在资料上勉强够用，要靠一己之力，从宏观上审视20世纪日札写作教育，并做深入的理论探究谈何容易。我以为他要做好这一选题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发来了几篇文章：《中国百年语文写作教育之批评——论黎锦熙的写作教学思想及其日札写作教育观》、《论朱光潜的日札写作教育观》、《走向民主、科学的日记写作教育——论魏书生的日记写作教育观》、《从言语“野性”基因到富于创造的优良个性——论潘新和的日札写作教育观》。如果说前一批论文有些只是关于“日札写作”的，这一批论文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日札写作教育”的，其“教育”内涵与理论性均有所提升。

寻求代表性人物的相关资料，认真思考，各个击破，从“现代”逐步进入到了“当代”，至此，他逐渐将“20世纪”打通了，初步完成了对资料的第一手梳理。这一基础研究至关重要。

缺乏点上的深入，便没有面上的创获。没有个案研究的支撑，是不可能建构起坚固的理论城堡的。当今许多论文写得浮浅，大多是因为急于求成，图省事，不肯在微观上下功夫。只是浮皮潦草地了解个大概，东摘西引、敷衍成篇。现在这样的论文太多了。中黎能沉下心来做微观研究，使我对他写好论文开始有了点信心。

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两篇文章：《日札写作的作文教学价值探源》、《20世纪前期“日札写作”的作文教学价值回顾》，是一种中观形态的研究。前者是探讨古代中外日札写作史，后者是探讨20世纪前期的日札写作，二者都是着眼于从日札写作实践中探讨其作文教学价值。

前者研究古代日札写作，似乎与论题关系不大，仔细琢磨，虽然这属于“外围”研究，但是这种溯源，了解“日札写作”的缘起与发展，对认识何谓“日札”、“日札写作”、“日札写作教育”及其发展，对基本概念的认知与界定，是有意义的。

后者研究20世纪前期日札写作与日札写作教育，已经进入到了论题范围内，因为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在材料搜集上有难度，然而它是日札写作教育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研究当代日札写作教育的基础，这是不可不倾注全力的。虽然碍于资料的局限，中黎这个部分的研究，尚有待丰富与深化，但是，他对这一时期日札写作教育的认知，大致上还是能反映其特点的。

直到看了他的带有总结性的《百年九变：对中国日札写作教育方法论的学理溯源》，才觉得他的研究真有点像那么回事了。这篇文章在个案研究基础上，试图突破经验、现象的描述，作宏观性的理论梳理与贯穿。尽管这“九变”，是否可称之为“变”，仍需斟酌；是否概括得精当，也尚可商榷。但做这种努力是正确而且必须的。没有这种历时性、深层次的把握，便不成史论。没有这种宏观的审视与学理的揭示，就称不上研究。前人尚未做过这种全局性的思考，这已然是一个突破。

中黎的博士论文就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整合与丰富。

读者现在看到的本书，较当初的博士论文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作为一个初创性研究，能写到这个程度，不能说尽善尽美，不能说完全逾越了资料性、理论性的障碍，甚至在“札记”写作教育研究方面还显得偏弱（偏重“日记”），但从总体上说，该选题的研究水平，确实已大大出乎我当初的预期。

中黎的研究，为我国 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与研究，展现了较为清晰的全貌：

在这百年间，日札写作与日札写作教育，始终为学界精英所共同关注；其代表人物，他们的贡献、主要观点及其相关的哲学、教育学背景；日札写作对造就语文人才的重要性；日札写作教育不但是写作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整个语文教育中具有的核心价值；日札写作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写作素养，而且能促成人的言语生命的成长、发展；日札写作教育是语文教育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亟待继承与发扬。

他对日札写作教育的理论探究，除了散见于各章中对日札写作、日札写作教育现象的评论，对代表人物日札写作教育观的评述与各章的“小结”外，较为集中的理论思考，则体现在本书的第五章。该章较全面地揭示了该领域的问题状况，提炼出有理论价值的诸多矛盾，较为系统、深入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中黎对日札写作教育的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理论命题，为该领域的认知奠定了学理基础，为学界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铺平了道路。

首先，他对“什么是写作的基础”这个语文学的基本问题发起了挑战。

他对叶圣陶先生说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表明了不同看法：“写作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即：个性情意与自我意识——其高

级形态则是作者极具个性特点的真情实感、真知灼见。”要达成这一目的，他认为除了一般所理解的阅读之外，还有三条重要的路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阅读、活动设计教学法、引导学生体悟和记录日常生活。——我以为在这三条路径中，第三条路径“日札写作”是最重要的路径。因为它是前两条路径“创获”的深化与载体。

他实际上表明的是“日札写作是写作的基础”的观点。前两个途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阅读与活动设计教学法，日札写作是这二者的语词化形态。日札写作也是人的个性情意与自我意识养成、修炼的最佳途径。三者实可合一，统一于日札写作上：读书（修养）指向“札记”，活动（生活）指向“日记”。

对于写作来说，停留于阅读的感悟与理解，即便是个性化、创造性的阅读，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语词化、文本化，无论怎么读，都难以很好地积淀为认知背景。因此，古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不动笔墨不看书”；胡适先生说“三到”：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须有“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手到才有所得”，“手到是心到的法门”，“勤笔”可以“助我思想”；黎锦熙先生说“日札优于作文”：“课业、泛览、生活与论文各不相联系，惟有日札才可使一元化。”——我以为，这些都隐含了一个观点：日札写作，是精神创造的基础，日札写作是写作的基础。

生活感悟或阅读理解，对于写作来说，都是零散、浅陋、未完成的，只有通过日札写作才能使其条理化、深刻化、定型化。因此，可以说日札写作是写作素养形成的最佳基础，是写作、阅读，以至语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应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他在写作课程层面，为“日札写作”的教育功能作了较为清晰的定位。

他较好地区分了“文章”、“作文”、“日札写作”、“写作”这四大概念范畴，探讨了这几者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往还很少有人将“日札写作”置于写作教学中心的地位，对这些概念作如此精密的辨析。这一点对于写作教学至关重要。

他汲取了黎锦熙先生的想法：“在写作教学的框架体系内，应该尝试将‘日札写作’提升到重心地位，避免将其视为作文教学的补充与附庸；同时，切实改进日札写作教学，提高其实际效能，引领师生建立一个以

‘日札写作’为纽带的一元化平台，通过该平台将日常的读书学习、生活体验、感悟思考、自我发展和言语文字训练、各体文章习作等多个项目联为一体……”在此基础上，他既肯定了“日札写作”的重要，又认为“日札写作”与“作文”二者各司其职、不可偏废，觉得“命题作文”仍有存在的必要，不赞成以“日札写作”代替命题作文，因为命题作文所承担的是写作之“法”、“规”、“技”的训练任务。

中黎将“日札写作”从边缘化的写作训练类别，上升为写作教学的核心内容，将“日札写作”置于写作课程的总体上，考察其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置于“整个写作教学体系框架下审视”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变了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孤立认知。

他主张“写作教学的四大范畴彼此互补、形成合力，彻底解决母语写作个性化与创造性不足、生命感（含真实感）与文学性意趣欠缺、‘作文说谎’现象突出等难题”，这一观点，对破解当前写作教学困局不无助益。

我认为，“日札写作”是写作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因为，学生写作素养的培育，是语文教育的终极使命。“日札写作”将语文教育的两大支柱——阅读与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间“日札”的相互交流，轻而易举地将听、说活动也容纳在其中。“日札写作”不只是解决了写作原料、技能问题，它对人的素养的提高是全方位的。“日札写作”所支撑起的不单是写作教育，而是整个语文教育，甚至是“人”的教育。因此，中黎对日札写作教育研究的价值，远超出“文体写作”的价值，其影响是全局性的，其意义是深远的。

此外，他对 20 世纪以来的日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偏颇作了检讨，指出其存在的四个倾向：作文化、道德化、隐私化、强制化；分别从教学目标、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原则、教学艺术，训练安排五个方面，总结出百余年来日札写作教育的五大经验。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现代日札写作教育史所作的反思，对语文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对语文教学的启示”部分，更是从日札写作教育史论的宏观上，对语文教学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总括性、整合性探讨，颇有振聋发聩之效。

中黎的对 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以“日札写作教育为核心”辐射出的一系列的观点，既是对我国语文教育的重新审视与变革，将极大地

改变语文界对语文教育的基本认知，改变语文教育的基本格局，引导语文课程、教材、教法的深刻变革；也是对我的“言语生命动力学表现—存在论语文学”的增益，对我的“写作本位”语文教育观的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本位”，可视为“日札写作本位”。“日札写作本位”，集中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人本位”“存在本位”。

日札写作教育，上承我国语文教育人文精神之道统，下启当今语文教育的言语素养、言语生命建构之津梁。在言语生命动力的驱引下，日札写作，集人与文、道与技、质与文，听、读、说、写，生活、学习、思考、表达于一体，语文教育实践必将生机勃勃、焕然一新、再现辉煌。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故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他认为学习者“札录之功”——札记的功用、功夫，涵盖了“读书练识”：由“功力”、“学问”、“道”到“文章”的全过程、全领域。

“札录之功”，是语文人才成材之必须。古今中外一切“立言者”概莫能外。历代的文人、学者、大师都是这样“炼”就的。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当代人本化、信息化背景下，接续上这一语文教育优良传统的精神血脉。

我们共同期待：以表现—存在本位为基本范式、以日札写作为基本载体的新语文教育的揭幕。

2013年4月2日

于闽江之滨寓所

（序文作者潘新和教授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言语生命动力学”母语写作教育理论的奠基者，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专家组成员、学科指导组顾问。）

“寻根”与超越

——读《中国 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

程韶荣

也许是与日记的特殊缘分吧，我有幸较早拜读刘中黎先生的这部力作，作为一名日记爱好者和指导老师，读后大开眼界，收获颇多。

刘先生不辞劳苦，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百年日札写作教育的“寻根”之旅，第一次为我们打开了中国现代日记写作教育的理论宝库。中国是日记大国，更是日记古国。前辈学人陈左高先生曾倾其毕生精力著有《中国日记史略》一书（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0 年版）予以展示，而于近百年的日记发展历程的研究却至今独付阙如，更不用说近百年的日记写作教育的历史！虽然，此前我也曾涉足过此课题，发表过《中国现代日记教学的回顾与思考》、《中国日记研究百年》（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4 年第 1 期，2000 年第 2 期）两文，现在看来，读了刘先生的新著，方感拙文是多么肤浅，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掠影式”的说明而已。刘先生新著的问世，真正填补了中国现代日记写作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教学意义。

本书因其视野开阔，具有开拓性，在很多方面都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作者从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从现代语文教育的大背景，从中国日记发展的大背景，从写作教育的大背景来考察百年中国日札写作的历史和现状，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第一次厘清了日记写作教育指导观念演化的脉络，从 20 世纪初出现的应需主义，到尽性主义、实验主义、日记文学观、语文工具主义、取工具主义和美感主义之长而去其短、美感主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日札写作意识形态化、人本主义，其间百年九变，数起数落，足见探索之艰难曲折。在这个发展历程中，过去我们所能略知一二的是叶圣陶先生的日记教育观和郁达夫的日记文学观，再就是魏书生的日记

教学改革实验，而刘先生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给我们一下子推出了那么多日记写作教育的名家，如梁启超、胡适、鲁迅、夏丏尊、黎锦熙，以及当代日记教育的倡导者潘新和先生。尤其是朱光潜先生，我们过去只是将他看成一位美学家。这么一个强大的阵容让我们颇感振奋，中国日札百年写作教育的理论成果其实是极为丰富的，而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富矿”开发得太少了！关注得太少了！读到此书，大有相见恨晚之憾！

不仅如此，本书还发掘出很多稀见日记史料，如清末民初至20世纪40年代的典型教学个案，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有关日札教学的正式文件《钦定小学堂章程》（1902年），早期的学校日札教学方法，早期的日札教学改革实验，早期的日记写作指导书，等等。这些都极有利于我们从外到内立体地认识现代日札教育的实况。即使是对过去我们早已熟悉的日记名家也有更为深入的解读，比如对叶圣陶、魏书生的介绍不再是零打碎敲的论述，而是系统的、全面的分析，特别是理性地、辩证地分析他们的日记观的得与失，都让我们深受教益，启迪我们去反思，剔除盲目性，使我们的日记教学真正进入科学的轨道。

在研读本书的过程中，总会联想到一段话，那就是潘新和先生的《存在与变革：穿越时空的语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后记中几句话：

如果不了解本学科教育文化的历史积淀，即便你教了一辈子语文，写了一辈子的教学研究“论文”，当上了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你也还是个“门外汉”、“流浪汉”。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就必须进入到语文学科的历史时空，向历代语文教育名家讨教，与他们对话；就必须通过广泛了解、吸收、消化本学科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使自己具备基本的语文教育理论修养，形成语文教育研究的基本感觉与想像力。对语文教育的学术“寻根”的工作，是每一位语文教师不可或缺的。

对于语文教学是如此重要，对于日记教学同样不可或缺。过去我们“前不见古人”，或许是某种客观原因的局限，现在，“古人”的成果已经再现，作为来者就是如何去“拿来”，从前人那里汲取“营养”以便超越前人。现代名家对日札的研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他们对日札的定义、属

性、功用、写法指导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可资借鉴。就是在对日札写作的重视程度上也存在一些落差。日记教学自写入官方文件一直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语文教学大纲中，而现行的《语文课程标准》却不见了。再说，当下的日记教学虽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日记的大普及方面成效是显著的，但整体现状并不容乐观，还存在日札写作的“作文化”倾向、道德化倾向、隐私化倾向和强制化与非自由的倾向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和克服。

一代有一代之日记。我们的生存环境变了，语境变了，因此，应当构建适合当下我们情感需求的日记哲学、日记文化、日记美学、日记生态，形成新的日记范式。应该说，百年日札写作教育史的清晰呈现，就是拉开了新一轮日札研究的序幕。目前，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如中小学日札写作的阶段性问题，日记的语体研究，日记与写作的关系研究，日记的多功能研究，日记的普及与提高的研究，等等。就是在日札写作教育的“寻根”方面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日札写作教育的历史不只是百年，而是千年，从宋代的书院开始就正式启动了，这笔十分宝贵的日记教育遗产有待我们去慢慢开掘。

日札写作教育的大繁荣时代还未到来，历史呼唤出现新一代教育名家，出现更高水准的典型教学个案，出现更多日记少年、日记名师和日记名校！时代期待我们写出更多真的日记、善的日记、美的日记！

2013 年 4 月 7 日

于江苏东台

（序文作者程韶荣先生系江苏省东台市教育局语文教研员、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研究日记写作教育 30 余年。）

前 言

日札写作包含了日记、札记、日常的读书笔记等。它是一种自由写作，是人们对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之事及其心得体会随时记录、日积月累的日常性言语表达行为之一，也是极具个体生命体验与言语生命意识的私人写作。

自20世纪初现代语文教育诞生一百余年来，为解决其中的母语写作教学难题，破解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困境，人们曾先后将日札写作引入语文教育教学领域，企图借此推动学生自由而主动地作文，切实提高他们的写作修养。但是，由于人们疏于对日札写作史上的日札写作经验、语文教育史上的日札写作教育教学的典型个案，以及历史上零散、琐碎却不乏真知灼见的日札写作教育教学观念进行系统的评析和整理，因而导致我国的日札写作教育理论很不成熟。在此背景下，我国广大语文教师所积极开展的日札写作教育教学活动，无疑就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语文教育界的日札写作教学活动已出现了种种不良倾向，如日札写作“作文化”、日札写作道德化、日札写作隐私化、日札写作的强制化与非自由等倾向。可以说，这些倾向已严重偏离了日札写作的本性，极大局限了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价值的发挥。为促进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前进，我们有必要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日札写作经验、日札写作教育教学的典型个案、历史上零散琐碎却不乏真知灼见的日札写作教育观念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将其纳入中国日札写作史和语文教育理论发展史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以深入总结和归纳日札写作的性质、目的、分类、育人的内在机制，开展日札写作教育教学活动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教学原则，以及教学方法和实施路径等。总之，吸取经验、借鉴教训，努力建立中国日札写作教育理论观念及教学方法体系，促使当代中国的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活动由自发向自

觉转变、由盲目向科学转变。

通过对中国 20 世纪以来的日札写作及其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我们认为:

日札是一种私人写作,不是私密写作,是作者基于自身的资禀、经验、修养,以自己为中心,从个人眼光来记载每日所见、所闻、所做、所感。这是一种个性化极强的写作行为,这种行为反过来必然促进个人眼光的发展、个人经验的丰富、个人修养的变化、个人立场的确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作者基于自身经历、经验、立场,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一套观念与认识体系。通过这样的日札写作,可以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优良个性的人。同时,日札写作又有强烈的自我教育功能,它可以引导自我从自身参与社会实践之需要的视角思考问题,引导自我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度思考问题。在此过程中,日札写作就对生命中的个性意识、直觉本能、敏活灵机、极富本性的心灵世界产生一定的规范与训教功能,从而又把个性的人培养成社会人。可以说,重点而全面地促进人的成长是日札写作教育的最基本价值。

日札写作虽有多方面的积极价值,但也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为了充分发挥其积极价值又避免负面效应,语文教师(家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阅读、评改和指导学生(孩子)的日札写作,这是非常必要的。

日札写作又是培养、训练和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界在母语写作教学上存有严重失误,最严重的失误是将“文章”、“作文”、“日札(日记、札记、读书笔记)”等自由写作、“写作”等四大概念范畴混为一谈,这导致了我国的母语写作教学目标模糊、范畴不分、笼而统之,并因而成效低下。笔者以为,只有明确了这四大范畴的区别及各自功能,使日札写作与作文教学分工合作、各施其长,将做人的训练与作文的训练有机结合,并以典范的文章(作品)样式为指引,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母语写作修养。

为了给推进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全社会还必须从民主、法制、文化等层面营造一个自由、多元、宽容,能充分保护个体的私人空间,尊重和欣赏个体的生命体验、自我价值与异质思维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一个非道德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写作评价机制,这才能为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的健康发展培植适宜的“土壤”和创造宽松的成长空间。在进行具体的日札写作教学过程中,广大语文教师还必须处理好教学

目标、指导思想、教学原则、教学艺术、写作训练安排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

全书共计五章：

第一章 绪论

本章主要界定了日札的性质和范畴，对本书研究概况做一个简要介绍，其中包括：研究的动机和目的，研究的范畴和内容，研究的方法、手段、技术路径、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本书的创新之处，研究的客观困难与存在的局限。

第二章 中国日札写作教育概论

本章综述了古今中外的日札写作概况，在日札写作史及语文教育理论发展史的宏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日札写作教育的缘起、中国 20 世纪以来日札写作教育观的演化。其中，对日札写作的起源、名称的来历，文体的演变，中外日札写作的发展历程，日札写作的价值和作用，以及中国 20 世纪以来日札写作教育观的九次演化等都进行了认真梳理，这为后续章节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中国现代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观

清末民初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这是中国现代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的兴起和发展期。本章对该时期的中国日札写作经验和教育教学的典型个案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期间产生重要影响的八大名家（梁启超、胡适、鲁迅、郁达夫、夏丏尊、叶圣陶、黎锦熙、朱光潜）的日札写作经验和教育教学观进行了细致整理，力求重点、全面地把握中国现代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约 50 年的发展历程。

第四章 中国当代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观

20 世纪 50 年代中到 21 世纪初，这是中国当代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的重要时期，须强调的是：21 世纪初（第一个 10 年）的日札写作教育观是对 20 世纪的自然延伸，因此我们将此时的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情况也纳入了 20 世纪予以整体考察。这个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70 年代末）是中国当代日札写作及其教育教学的停滞与艰难期；二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 21 世纪初是中国当代日札写作教育教学的复兴繁荣期。本章对该时期的中国日札写作经验和教育教学典型个案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重点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代日札写作教育与教学所呈现的特点。其中，第一阶段内（20